

(英) 安德鲁·兰 选编
褚律元 喻璐 赵磊 译



THE YELLOW FAIRY BOOK

黄色童话书

The Yellow Fairy Book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德鲁·兰十二色童话全集. 黄色童话书 / (英) 安德鲁·兰 (Lang, A.)
选编; 褚律元, 喻璐, 赵磊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11-2942-1

I. ①安… II. ①兰… ②褚… ③喻… ④赵…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3507号



安德鲁·兰十二色童话全集

Huangse Tonghuashu

黄色童话书

(英) 安德鲁·兰 / 选编 褚律元 喻璐 赵磊 / 译
北京星蔚文化 / 绘图

出品人 黄立新
策 划 胡 焰 郭 健
责任编辑 胡 焰 (yanahy@sina.com)
郭 健 (zuoxiaomi@qq.com)
责任校对 张川蓉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译文统筹 刘荣跃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黄小骏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7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版面字数 202千
插 图 20幅
版 次 201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42-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CONTENTS



隐身王子……036

巨人与牧童……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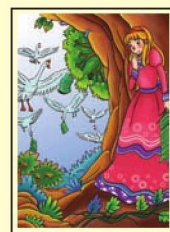
龙的祖母……030

大铁炉……026

金螃蟹……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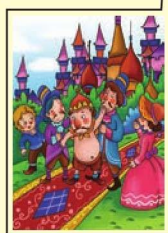
北方的龙……014

皇帝的新衣……009



猫鼠做伴……001

六只天鹅……004



变驴的洋白菜……045

小青蛙……050

乌鸦……056

魔法国王……058

水怪……063

玻璃山……066

绿猴……069

仙中之仙……074



女巫与仆人……080

男孩与狼……092



雪女儿与火儿子……095



三兄弟……098

玻璃斧子……101

白鸭……106

魔法戒指……110

霜王的故事……118

女巫……121

太阳英雄之死……125

榛子孩……128

指环王子……130

猪倌……139



谁是真公主……144

蓝山国……146



拇指姑娘……153

织补针的故事……161



夜莺……165



赫姆德和哈多弗……171

坚定不移的锡兵……176

可靠的约翰……179

玻璃山上的公主……184

小人国游记……190

Mao Shu Zuoban

猫鼠做伴

猫同一只老鼠交朋友，对它讲了许多甜言蜜语，终于说服老鼠和自己同住，两人共同担负家务。猫说：“我们得为过冬储备好食物，否则我们会挨饿了。可是，你——小老鼠，千万不要乱跑，小心掉进陷阱。”老鼠接受了这个好心的建议，出去找回来一罐油。它们想不出来这罐油放在什么地方才好，经过好一阵子商量，猫最终说：“我想没有比放在教堂更好的地方了。教堂里不会有人拿走这罐油的。我们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别去碰它。”这样，这只罐子就安全地藏起来了。可是过了不多久，猫就打起这罐油的主意来了。它对老鼠说：“我早就想告诉你，小老鼠，我有个侄女生了一个儿子，身上有白色和棕色的花点，侄女要我做它儿子的教母。我今天想去一趟，你自己照顾好家吧。”

“那你当然要去啰，”老鼠说，“你吃上好吃的东西要想到我。我很想喝一口洗礼红酒。”

当然都是撒谎。猫根本没有侄女，也没人请它当教母。它径直来到教堂，偷偷摸摸地找到了那只罐子，就舔油吃，把罐里的油舔去一层。然后它在镇上一些房屋的房顶上走来走去，观赏风景，在阳光下伸伸懒腰，一想起刚才舔油的滋味还不断咂嘴巴呢。直到天黑



了，它才回到家中。

“啊，你回来啦！”老鼠说，“你这一天一定过得很愉快吧？”

“过得好极了。”猫回答说。

“小孩取了什么名字？”老鼠问。

“叫‘开个头’。”猫干巴巴地回答说。

“开个头？”老鼠说，“真是个又奇怪又好玩的名字。你们家有人叫这个名字的吗？”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猫说，“不比你的教子叫‘偷面包’更难听。”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猫又馋起来了。它对老鼠说：“你再做做好事，看一天家吧。又有人请我去当教母，这回这个孩子脖子上有一道白圈，我不能拒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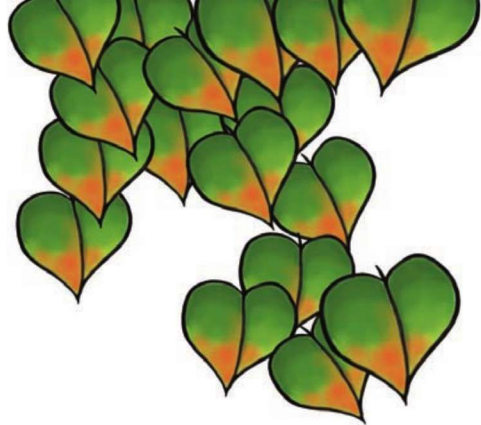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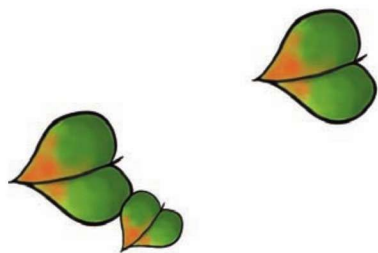
好心的老鼠又答应了。猫从城墙缺口溜进了教堂，把罐子里的油吃了一半，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比一个人独吃滋味更好的啦！”它实在心满意足。回到了家，老鼠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吃一半’。”猫说。

“‘吃一半’！这算什么名字？我有生以来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字。我不相信‘名姓录’里会有这个名字。”

“开个头！吃一半！”老鼠又重说了一遍，“都是些怪名字，真叫我捉摸不透。”





“喔，”猫说，“你披着灰皮，拖着长尾巴，坐在家里，当然就要想入非非。这都是整天不出门的缘故。”

猫一出门，老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馋猫却不断地去舔油。

“等到都吃光了，就可以休息了。”猫这样说。夜里，它满心舒畅地回到了家。老鼠立刻又问这第三个孩子的名字。

“这个名字你听了也不会高兴的。”猫说，“它叫‘吃光光’。”

“吃光光！”老鼠跟着说，“我不信有这样的名字。吃光光！那算什么意思？”它摇摇头，把身子蜷起来，去睡它的觉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有人来请猫去当教母了。冬天来临，食物难觅，老鼠想起曾储备的一罐油。“对了，猫姐，我们还有一罐油呢，现在一定很好吃了。”

“对啊！真是的！”猫回答说，“味道一定很好啦，就像你把小舌头伸出窗外去一样。”

它们出发了。到了教堂，发现罐子还在，可是里面空空的了。

“啊！”老鼠说，“现在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明白了！你可真是个真诚的朋友！你去当教母的时候，都把它吃掉了。先是‘开个头’，后来是‘吃一半’，再就是——”

“你给我闭嘴！”猫说，“再说一个字，我就把你吃掉！”

“吃光光”这三个字已跳到老鼠的嘴边，还没等说出来，猫就蹿到老鼠身上，抓住它，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你们看，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Liuzhi Tian'e

六只天鹅



一位国王在一座大森林中狩猎。他对狩猎是如此地热衷、急迫，以致朝臣们都跟不上他。夜晚降临了，他停下来，环顾四周，才发现朝臣和随从们都不在身边。他寻找出路却找不到。有一位摇头晃脑的老妇人向他走来，她可是一个女巫。

“好妇人，”国王说，“你能指点我走出森林的路子吗？”

“噢，当然啰，国王先生，”女巫说，“我当然可以指点，不过有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你就不可能走出森林，你就会饿死。”

“什么条件？”国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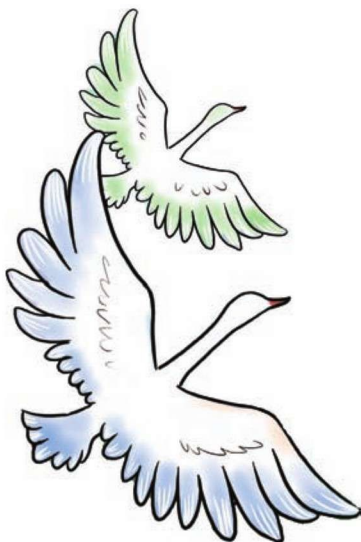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女儿，”老妇人说，“她是如此的美丽，简直是世上无双，正好配做你的妻子。要是你娶她做王后，我就给你指点走出森林的路子。”

国王很不情愿，但是只好答应了老妇人的条件。于是，老妇人就带领国王走到



一间屋子，她的女儿端坐在火炉旁。女儿起身接待国王，似乎早已知道他要到来。国王见她确实十分美丽，但并不喜欢她，总觉得有一点恐惧的感觉。国王把老妇人的女儿扶上了马，老妇人指点道路，国王回到了王宫，婚礼也接着举行了。

国王有过一位王后，生过七个子女——六个男孩与一个女孩，国王喜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现在，国王担心这位继母不喜欢他们，甚至会伤害他们，因此把他们匿居在森林中一座孤零零的古堡中。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如果不是一位聪明的妇人给他一个线团，连他自己也找不到路。这个线团可是件宝贝，只要把线团往前一扔，线团就会自己朝前滚动，领出一条道路。国王去古堡看望子女的次数如此频繁，使王后大为不悦。王后不知国王究竟去往何处，只对他那么喜欢到森林中去感到疑惑。于是，她用大量金钱收买一些仆从，仆从们便将真情告诉了她，还讲到了线团的事。王后立刻找出这个线团，用线织成几件衣服，并按她女巫母亲的教导，在衣服上施了魔法。



王后趁国王不在的时候，带着衣服，依靠线团引路，找到了古堡。国王的子女们看见有人朝古堡走来，以为是他们亲爱的父亲，兴高采烈地走出来迎接他。王后把她织的衣服朝他们扔过去，衣服碰到了他们的身体，立刻把六位王子变成了六只天鹅，即刻朝空中飞去。王后十分高兴地回到了王宫，满以为从此摆脱了这些继子女。其实，在六位王子跑出古堡的时候，他们的妹妹并没有跟着一起出来，王后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国王又来看望他的子女，却只见到一个女儿。

“你的弟兄呢？”国王问。

“啊呀！亲爱的父亲！”公主回答说，“他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告诉她父亲，那天看到窗外六弟兄如何变成天鹅飞到了空中，她还把捡到的一些天鹅毛给她父亲看。国王非常难过，真想不到是王后干的坏事。他担心王后会伤害他的女儿，想把女儿带回王宫亲自保护。但是，女儿害怕继母，乞求父亲允许她在古堡再待一个夜晚。可怜的女孩心想：“这儿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要去寻找我的弟兄。”夜晚来临后，她便逃出古堡，进入密林。她走了一夜又一天，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她见到有一座小屋，便走了进去，发现里面有六张床。她不敢睡到床上去，



便爬到一张床的床底下去，睡在硬硬的地板上，打算就这样过夜。太阳下山了，她听见有响声，见到六只天鹅飞进了窗户。它们站在地上，彼此吹气，吹遍全身的羽毛，结果羽毛都变成了衬衣。公主立刻认出是六位兄长，从床底下爬出来，高兴至极。兄长们见到她，也一样地喜悦。可是，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

“你不能留在这里，”兄长们对妹妹说，“这里是一个强盗窝。他们要是回来发现你，就会把你杀死。”

“你们不能保护我吗？”小妹妹问。

“不行，”兄长们回答说，“我们每晚只有一刻钟的时间卸掉鹅毛衣，变回人，过了这一刻钟，又重新变成天鹅。”

小女孩大哭起来，说：“你们不能自由吗？”

“不行，不行，”他们说，“太难了。你必须整整六年不笑不说，在这六年内用‘星花’为我们织成六件衬衣。你要是说出一个字，你的功夫就全白费了。”兄长们说到这里，一刻钟到了，便又变成天鹅飞出窗去。

女孩子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拯救亲爱的兄长们。她离开小屋，进入密林，爬到一棵树上去过夜。第二天早晨，她便出发去采集“星花”，开始编织。她不能对任何人说话，也不能笑，只能默默地工作。

她这样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恰巧当地的国王到林子里来打猎。随从发现大树有人，喊问：“你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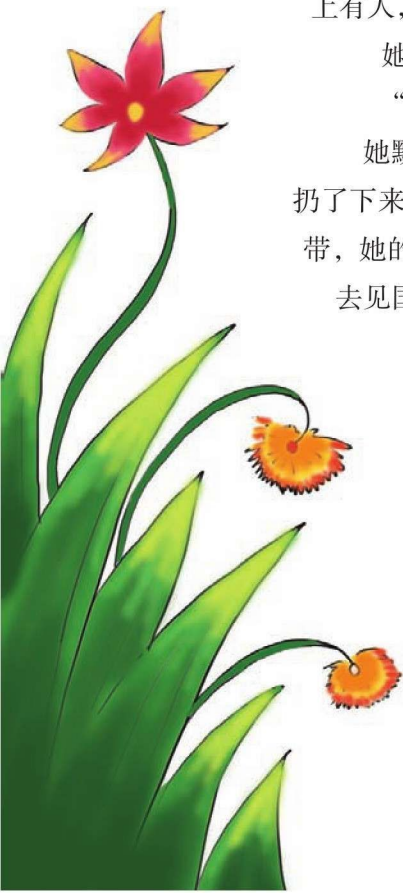
她没有回答。

“下来吧，”他们说，“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默默地摇摇头。他们又追问一些问题，她只是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金链扔了下来。他们仍不走开，她又扔给他们一条腰带，还不行，再扔下她的袜带，她的衣服。猎人们不愿让她单独留下，便爬上树去，把她抱了下来，带去见国王。国王问她：“你是谁？你在树上干什么？”

她不作回答。

国王用他懂的多种语言问她，她始终一言不发。国王见她如此美丽，立即被她倾倒。他用斗篷围裹着她，抱上马，回到自己的城堡。国王让人用华丽的衣锦把女孩子装扮起来，女孩子立刻鲜艳夺目，但始终不说一句话。进餐时，国王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她的动作仪容使国王十分喜悦，他说：“我要同这位女子结婚，其他任何人都不考虑。”几天之后，就举行了婚礼。然





而，国王的母亲是个女巫，她对这桩婚事很不高兴，说：“谁知道她是什么人，又不会说话，根本配不上国王。”

一年后，王后生下第一个小孩，王太后把小孩弄走了。然后，她又去见国王说，王后把孩子弄死了。国王不相信，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王后。王后只是静静地编织衣服，不把任何烦人的事放在心上。第二年又生下一个孩子，女巫王太后照样把孩子弄走，国王仍不肯相信是王后下的毒手。国王说：“她这么可爱这么好心，决不会做出那种事来。要是她不聋哑，一定会为自己辩护，证明她的清白。”可是，在第三个孩子又告失踪，王后仍不为自己辩明清白之后，国王只好诉诸法庭，判处王后活活烧死。执刑的这一天来到，正是六年的最后一天。满了六年，她就可以解除六位兄长身上的魔法了。六件衬衣已经织成，只剩一件的左袖还未织好。

王后被带到木桩上，她用一只手臂抱住六件衬衣。正当她站在柴堆上，即将要点火的时刻，她环顾四周，见到六只天鹅从天空飞过。她知道解救的时刻到了，满心充满了喜悦。天鹅在她头顶上盘旋，飞得越来越低，以致她能把衬衣扔到它们身上。六只天鹅一碰到衬衣，鹅毛立即褪去，变成六位少年活生生地站到了妹妹身边，健康又英俊。只有最年轻的小兄长剩一个左臂仍是天鹅的翅膀。

他们相互拥抱、亲吻。王后走向惊疑不止的国王，对他说：“亲爱的丈夫，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公开说明自己的清白，洗清我的冤枉了。”

王后向国王讲述了女巫王太后如何欺诈，如何把三个孩子偷偷地弄走。使国王喜出望外的是，三个孩子也都找到了，女巫王太后自然得不到好下场。

国王、王后和她的六位兄长，在快乐与安详中生活了许多年。



Huangdi De Xinyi

皇帝的新衣

许多年前有位皇帝最喜爱穿新衣，为此不惜花费他所有的金钱。他从不关心军队，从不关心剧院，他喜欢在大街上行走，为的是炫耀他华丽的新衣。一天之内，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更换一件外套。别国的人讲到他们的国王都说：“他正在会议室。”而此地的人讲到他们的国王都说：“他正在衣橱里。”

皇帝所在的城市总有不少热闹事，每天都有一些异乡人来到这里。一天，两名江湖骗子来到城里，自称是成衣匠，说会做难以想象的美丽衣裳，不仅布料与图案无比美丽，而且做成的衣裳具有特别的品质——不称职的人与最愚蠢的人是看不见这件衣服的。

“那一定是最华丽的衣裳，”皇帝心想，“我要是穿上这种衣服，我就能找出王国里谁是不称职的人，也能分辨出谁聪明谁愚蠢。对啊！必须立刻为我织成这件衣服！”他给这两个江湖骗子许多金钱，以便他们立刻动手。

两个骗子置了两台织布机，机上空无一物，但他们装出织布的动作。他们买来最上乘的丝绸与黄金，却装入自己的腰包。他俩每天“纺织”到深夜。

“我太想知道他们进行得怎样了。”皇帝自忖。但他记起成衣匠说过，凡是不称职的人和愚蠢的人是看不见布料的。他当然自信不是那样的人，他想先派一个人



去，以便了解此人是否称职。全城的人都知道这种布料的特殊威力，都想知道邻居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要派忠诚的老臣去，”皇帝想，“他是聪明人准能判断布料的质量，而他的称职是无人能比的。”

这位善良的老臣来到织布室，只见两名骗子在空机上“忙碌”着。老臣不由得张大了双眼，自忖道：“天啊，我什么也没有见到呀！”可是他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两名江湖骗子要求他走近织机，指着空机子问他布料是否华丽，颜色是否可爱。可怜的老臣走近去，揉揉眼睛，还是什么也没看到，因为织机上什么也没有。

“天啊，”他想，“我会是蠢人吗？我从没想到过。没有人会这么看的。我会是不称职的吗？不！我绝不能说我看不到布。”

“你不说点什么吗？”一个正在“织布”的骗子说。

“噢，真可爱，太可爱了！”老大臣回答道，还戴上了眼镜，“多好的质料啊！多好的颜色啊！是的，我要报告皇帝，我见到这块衣料高兴极了。”

“听你这么说，我们很高兴。”两名骗子说，接着又详细解释了衣料的名称与色彩。

老大臣细心倾听着，这样他才能回去也照样报告皇帝。他正是这么做的。

两名江湖骗子又要了更多的钱、更多的丝绸与黄金，当然都进了自己的腰包，仍继续坐在空织机旁“工作”到深夜。

不久，皇帝又指派另一名有才干的官员来巡视新衣的进展，了解何时可以完成。同上一回一模一样，他看了又看，什么也看不见。

两名骗子问他：“这匹布料难道不是十分美丽吗？”他们指指织机上的“布料”，作了详细的描述。

“我可不是蠢人！”官员心想，“那么一定是我不太称职。这真奇怪，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点的。”于是，他对不曾见到的布匹大加赞赏，对这两名骗子大讲特讲他如何为布料的



华丽所倾倒。他回去对皇帝说：“是的，这布料真漂亮。”

城里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种不可思议的布料。

现在，皇帝决定亲自去看看尚未织完的布料。他带领一批精选的人物前去，其中包括已经去过的那两位宠臣。皇帝见到两名织工在织机上大卖力气，而机上却没有一根线，没有一丝纤维。

“真是富丽堂皇！”已经来过的两位宠臣说，“看！皇帝陛下！多么华贵的布料！多么绚丽的色彩！”他们对着织机指指点点，他们相信别人都已经见到了布料。

“什么！”皇帝暗忖，“我什么也没有见到！这太可怕了！我蠢吗？我做皇帝不称职？这对我来说，那可是最可怕的事情。”

“噢，是很美，”皇帝说，“我慷慨批准了。”他愉快地点点头，又把织机仔细端详了一番，他实在不愿意说他什么也没有见到。

随来的朝臣们看了又看，谁也不比谁多看到什么，不过他们都随着皇帝说：“噢，是很美。”他们建议皇帝在不久即将举行的大游行时，穿上华丽的新衣。

“完美之至！可爱之极！”称赞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喜形于色。皇帝授予两名江湖骗子以“御用裁缝”的称号。

大游行举行前一天的夜晚，两名“御用裁缝”更加忙碌，大厅里为他们点燃了十六支大蜡烛。人们都见到他们在加班赶制皇帝的新衣。“御用裁缝”伪装从织机上把布料卸下来，拿大剪刀在空中剪裁，拿着无线的针比画着缝制，最后说：“新衣制好了！”

皇帝带着一批最出色的骑士来到大厅。两名骗子把自己的手臂抬起来，像是捧着什么东西，说：“看，这是围腰布！这是上衣！这是外套！”等等等等。

“纺出来的衣料最舒服，可以想象成什么也没有，这正是它的美妙之处。”

“是的，”骑士们都这么说，然而他们什么也没有见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衣服。

“恳请陛下慨允脱去衣服，”两名骗子说，“我们才好替您穿上新衣。请站在这面镜子前。”

皇帝脱去所有的衣服，两名骗子在他身旁假装替他穿一件件新衣裤。皇帝在镜前转转身，弯弯腰。

“多漂亮啊！多合身啊！”众人都在说，“材质多好！颜色多好！实在是流光溢彩！”